河汾教

卷 戾

V
A195.776
W48

期 2
卷 2

廣新命教潞安府九學諸生

其月十四日潞安汾州沁州澤州二十六學之以貢試至者盂縣靜樂平定忻州遼州和順榆社七學之以科試至者葢六百人合試之試潞安長治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平順九學之目爲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祈天永命見於周召之口樂天知命見於孔孟之口使周召而談安命則不幾委政事於投暇乎而又何以作成王之不敢康也故傳有敬之諸頌書有無逸

諸篇皆祈天永命之說而詩書之編語語道天人之際至孔孟則不然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孟子亦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使孔孟而談造命則嫌於匹夫而邀富貴以人力立功業者也又豈畎畝傲王公之體與然其理未嘗不一焉者樂天知命乃所以祈天永命也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回也不改其樂孟子無不豫者知在我有常勝之天也故曰知我其天又曰仰不愧於天王天下不與存焉

600021
JAN 6 - 1941

修身以俟之立命也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常勝之天何在曰萬世之下無弗尊孔孟者是謂萬世之帝王其子孫則亦世公且博士矣而孔孟之精神後天而老者又安有盡時即周召文武何加焉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孔子之與於斯文者也至於今而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光景何嘗一日不新故自帝王以至於士庶無憂福祿之不厚惟懼其不足以勝之而天之或

我厭也使我之福祿舊而天之照臨我之意常新無使我之福祿方新而天之照臨我之意已舊語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正可反借以爲天人間之誡警之於賓主之交又燕三燕之後主人未有不倦者也昔者邵堯夫之居洛以春秋間驅小車於天津之上任意所之士大夫家即兒僮無弗歡迎者至或留五六日而主人弗倦非其德容畏鄉人而何以使主之不舊我耶此亦可以觀天人之際矣周之天下雖止於八百年而文王之於昭在天者　帝心未嘗一日不

以爲新賓主之歡日濃故特發其脉於孟氏與孔氏之後並垂之於不可繹思之天地大聖人牢籠元會之精神自應如此蓋之四百年後以諸葛武侯力振之而發不可以還高光之故者天之舊之已在桓靈之間矣

廣東征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試汾州汾陽平遥介休孝義石樓臨縣永寧寧鄉九學之目爲有攸不爲臣東征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文王之時雖周召布化風行二南然亦未克東行也其被文王之化者則雍豫梁荆揚徐之六州而冀則紂都青兖其屬也所謂助紂爲惡者此三州之諸侯其不期而會孟津之八百國皆六州之屬也武王之定天下而西封周公於魯所以化兖州也封太公於

齊所以化青州也自周公之封魯則禮樂之運已東行而孔子之生已兆於此矣武庚旣叛而遷殷民於洛周公自監之封康叔於衛所以化冀州也國風二南之後卽繼之以邶鄘衛邶鄘皆衛詩也著殷之化而爲周乎大武之樂所謂分周公左召公右者也其又繼之以王者周之自西而東昔之所以遷殷民者今又都之傷周之不能復祖宗之舊也繼之以鄭者鄭武公與晉文侯偕佐周於東遷之時者也至交惡而與王抗則王之權益不行於天下又東遷後之一變也次之以齊以魏唐以秦齊晉秦皆次第而霸者也五霸之興關於王事故春秋之筆與詩相表裏

廣治侮　教沁州三學諸生

試沁州沁源武鄉之目爲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其所賛以爲知道者二詩耳非謂他詩不知道拈二詩而大略可概舉矣風則取鴟鴞尚追天之未陰雨一語而信其或敢侮予也雅則取蒸民尚民之秉彝一語而信其好是懿德也周公談治尹吉甫談性此可爲誦詩之法周公蚤時則稱王子旦巳而稱叔旦比封於魯不云魯公而

稱周公直以周係之公是周公之一生精力全在周孔子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其勤如此而成王猶不寤文中子以爲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其孰能正之當其居東時繫易之六爻則謂之周易其所爲書立政多方無逸君奭諸篇則謂之周書其所爲詩清廟思文天作烈文諸篇則謂之周頌其所定禮大則天地春夏秋冬之六官小則冠婚喪祭鄉相見之諸儀謂之周禮周公雕刻萬物財成天地之手也六經大半出其筆功在萬世是孔子之所取法不徒治周之國家故至今稱制作者必曰周孔詩品曰如人倫之有周孔阮逸以爲周公聖之治此之謂也嗟周公以萬世之精神治成周觀其營洛一事所以諄切定殷之頑民者厥心良亦苦矣其營洛也亦豈徒均朝貢之路特爲此都以使後世遠夷狄之禍也而平王之東遷乃大得其力然後知聖人之前知其慮之遠也周公未嘗至魯禽父則稱魯公可見周公不有魯其居東蓋居東都非魯也周公不治魯而魯衰太公親治齊而齊強於此見二公之

優劣周公者官天下之心事如堯舜者也周公之謚則謂之周文公以配文王古之稱文者舜受終於文祖謂帝譽也而直號之文者文王與周公而已茲所謂經天緯地之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乎孔子誦詩聖人之作與士庶婦女之作等觀之若不知爲周公作者讀豳詩之鴟鴞則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繹孔子之指則周公可謂兼舉公劉太王之精力者也愚謂侮之一字最醒昔者隋煬帝據全勝之天下至單于稽首曰何如漢天子空土單于臺盛無兩矣而日爲淫荒鑿海開河幸江都而不返其後

身死於從臣之手無論宮妾爲他人有而所謂春蘭秀一時之蕭后非梁明帝出乎一旦爲宇文化及所據從奔聊城竇建德初佯拜而又據之其婦至見妬徙后於他邑侮孰甚焉而終爲匈奴所請流落既久唐太宗始爲蔡琰之贖其來又時時侍讌禁中供文皇之談笑往在隋宮時所作賦以悼其後者徒可爲悲惋此非不治國家之驗與宋徽宗時築艮岳以收江南之奇石異卉自謂太上道君而以其妃爲九華安妃之仙媛君臣相狎使蔡京謁畫眞京至有鏡中

姑射未應眞之句遂相見宋方與金爭遼而一旦金師渡河帝后盡入於虜廷矣流落恥辱之狀即道路間不忍聞其在虜又奚問固宋人之所諱而不談即金史亦恥而不忍下筆也而其詳特見於諸小說李空同曰我聞宋徽宗亦善貌此鷹後來失天子餓死五國城試取金史編年讀之觀其所書宋事之諸條書法亦大可恥此又非不治國家之驗與隋之侮下民之侮也宋之侮於夷狄孟子所謂大國之侮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嗟乎國家之牖戶何在武王於戶

牖有箴銘蓋念之矣

廣知聖教澤州五學諸生

試澤州高平陽城陵川沁水之目爲知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昔有問知仁勇於我者予曰三德仁爲主知知此者也勇成此者也仁即吾聖人之所志之學也然非知之知於前則奚以有此志又非勇之成於後則奚以竟此志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與孔子同者仁而已惟其知之不足以盡仁之全故其勇之限於清和任也予又嘗借巧力二字以爲文章之案而語意又差異

葢病近世之以古文辭自命者往往以小調爲工而病大什此知巧而不知力者也譬之於射試使以竹爲弓以棘爲矢而射十步外之門扉詎不即中中則中矣抑非百步外之射也我則不然先務滿其筆力如懸的於百步之外而挽強用長以赴之一時即未必中而臂力勁先務爲至久之熟而中則爲百步外之射法可以威天下矣視兒輩之所稱中如何也今爲文者不先極才鋒之岸而止務巧調以相加其就也剪春蟲之股截秋蟬之翼而已矣惡貴乎其蚤成也予之說雖若先力而後巧其所知乎此者亦以知之事爲之先鞭云爾

廣諸愬教孟縣學諸生

孟縣試目爲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人有七情可槩之以愛憎之二者譖以中我之所憎愬以恃我之所愛自來宮妾宦官之固主盜權與夫壬人媚子之變態即戰國策士之所以揺七雄三國謀臣之所說其主總可槩之以浸潤膚受之四字韓非之說難正工爲浸潤膚受之術者也然其情狀可售之於易喜易怒者之前而不可以投之喜怒哀樂

發而中節者作惡出之於褊心是人相之未化也作好出之於愛根是我相之未化也仁者克己復禮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是以能好人能惡人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君子建胸中之皇極無好惡之可作而人安得而誣之今不務滌一生膠固之老根而區區於人情之相射不幾心勞而日拙乎往予三作令人告之曰須有術以馭百姓不應也夫亦安用術哉倘我以言餌百姓一言之不信百姓即疑我之不誠矣又何以出令也即歷定人命大疑獄與大盜皆不用言餂惟窮之以情理彼未有不心折者也即殺之而彼亦爲之首肯也此予所歷試予生平不知有何術以馭人惟矢誠之一字自對妻子以至對天下無駢舌即推之於一切事變予以爲皆誠之所收功也人止知諸葛武侯之多智而不知皆自其一片爲漢氏真誠不二之心所出耳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德屬之智誠而明貞智之謂也

廣行與教靜樂縣學諸生

靜樂縣試目爲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昔者黃魯直爲僧晦堂反覆談無隱而彼不謂然院中木犀花發晦堂曰聞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魯直乃服此其意蓋謂非不肯隱直不能隱耳但予意更有進於此者卽再以聞香爲喻然花亦自有香不香之別香則聞不香則不可聞如海棠之但以色勝是也一說也卽花信香然他香與木犀之香詎無別又

一說也卽木犀之初開與其盛開香則同矣而其聞之撲鼻與否無別乎又一說也花則香矣偶有遡風而愾者鼻爲窒卽不克全聞矣又一說也其又有一種鼻竅不通之人了不可聞又一說也其又有臭逐而痢嗜者香氳薰蕕之不辨而反惡香而喜氳以氳爲香以香爲氳其可聞乎又一說也孔子者盛開之木犀也深則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淺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也顏子者初開之木犀也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不能如孔氏之香聞三千里

益遠益淸也伯夷柳下惠者他花之香也百世可使聞風而起然其可聞者特淸和風耳一切中賢者不香之花也其澤五世而斬焉者也其香益有之數等然不尚有不才之木嗅之使人狂酲三日而不止者乎此又宜有世俗人一等也以聞論則隔院而卽聞者顏子也入院而遂聞者曾子也倚樹而後聞者子貢也攀其枝嗅其花而聞者子路也愾而不全聞者冉有宰我也鼻竅不通者陳子亢也臭逐而痢嗜以木犀爲氳而不伐其木不已者桓魋輩也葢又有之

數等杜詩云心清聞妙香然則妙香信待心清者故
子以爲衆人皆行而無可與惟孔子之行爲孔子之
與惟孔子乃可謂之行故其行乃可謂之與也衆人
之行各自行而與人無與寔未嘗行也孔子之行非
一身之行並二三子以及天下後世之精神皆在其
推行之中矣至於今而易書詩春秋不能不誦法而
仰贊者是孔子未嘗不行未嘗不與也即我輩今日
之能行皆孔子之與尚屬之孔子之行也伯夷伊尹
可若是班乎故予嘗謂有天行有神行有人行有鬼

行鬼行者世俗人也人行者中賢之行也神行者風
雨驟至不可方所者仁人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孔子
之謂天行其行也以天行乎所不得不行時行則行
身代天事者也天運於上而爲四時之行然有孔子
代之而人始知至聖之爲　上帝代身矣孔子者人
之四時也仕止久速者時之四也可以仕止久速則
仕則止則久則速而無可無不可者四時之行也四
時行則百物自生矣天下後世之一切智愚賢不肖
孔子所生之百物也故邵子又以易書詩春秋爲聖

人之四府以比於生長收藏物之春夏秋冬殆不誣

廣容矜教平定州學諸生

平定州試目爲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益孔子之言其後四語則子張之所添蛇足耳讀者不察並四語直賛之豈有何所不容之大賢乎卽孔子之於陽貨亦辭之不得避之不得而姑與之一語自後卽不涉孟子之於王驩同朝皆與言孟子獨不與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言行事樂正子一附其後車而謁孟子於齊則謂

之餔啜泛交之嚴如此則執業之交可知如曰何所不容則孔門三千人盜跖輩盡可收之其列爲天下逋逃主乎亦何異於招集亡命之盜首耶孔子止曰容衆衆益可以汎愛之衆即庸衆人耳未嘗云何所不容也亦止曰矜不能未遽爲不賢不賢之於不能信有辨不賢則小人矣泛交尚不可況與之共學乎即以爲大賢無可不可而門人小子豈人人大賢耶下不至於不賢而上未必即大賢者正不能之衆耳予以爲交字朋字友字俱有辨泛交之交不可盡以爲朋友之交所謂其交也以道則受之者交也同業之謂朋同道之謂友容衆矜不能者朋也友則切磋琢磨恃之矣故曰友其士之仁者子游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者友也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商也悅賢於己者處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是子夏之善友孔子已許之矣不可則不賢者矣非不能者也安得不拒益類才德之相亞者耳戒之以無友非盡不收之於朋也不如己者即槩以爲不可而拒之將無隘讀者止爲持平之論至並尊賢二語誤以爲

子張之言並譏之則謬矣

廣泄沓教忻州學諸生

忻州試目爲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沓沓二字重着眼須會孟子當時方言如何狀如但曰沓沓卽泄泄之意孟子既云泄泄猶沓沓而朱子卽云沓沓卽泄泄亦何用解說也此二字蓋齊鄒間所斥詈人之大不祥者如所謂一竅不通了不曉事大可憎大可唾棄不足齒者也觀下文所謂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則其爲垂僻不祥

亦卓矣左氏曰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謂之窮奇謂之檮杌謂之饕餮其語義正相似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痛惡之之辭也諸生僅以猶字作解証漫曰風雅之訓之不殊於道路之口也寬緩而味索然矣

廣居養教遼州學諸生

遼州試目爲居移氣養移體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此章重居不重養孟子本文自明而朱註謂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氣體有異也然所謂奉養者爲何事不踰宮室車馬衣服等耳而孟子已明言宮室車馬衣服之多與人同矣所謂養不同者又何事耶夫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固非衆庶之可方然亦不過土木幣帛等耳固不甚遠於人也特所居之位異耳

故此首二句直當以居爲主葢曰居則可以移人之氣若養不過能移體耳今夫鄉曲市井之子其體貌色澤亦豈無能方貴介之子者獨其氣之不可以相方如此然後於本文不悖居天下之廣居正對王子之居更進一頭見聖賢浩然之氣非帝王公卿之氣可持衡非就其養方之而又增一善養字以配廣居也善養即在廣居內矣

廣不爲教和順縣學諸生

和順縣試目爲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註引揚氏謂孟子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吾輩將學聖人之精神乎抑以氣象求聖人耶程朱議論不重精神之透露專重氣象之渾融宜其有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者於顏子則許其化於孟子則譏其迹著於曾子子思則譏其偏於弘毅弘毅而可謂之偏耶吾不知仁以爲已任

死而後已者之如何不得與於中和耶於濂溪則推其爲先覺開人於明道則推其爲龍德正中於伊川則推其爲君子人成而於邵子之英邁蓋世駕風鞭霆者則譏之曰士無禮此非以氣象求聖人耶濁世之富貴如所謂宮室食色車馬田獵之過侈大害道孟子一言而開聾者之眼耳可謂其方人之短耶此短之諱言將使聾者出見入見之交戰於胸中耶即吾輩行乎富貴之途而終有不得而富貴我者我固未嘗富貴於人也所以者何正謂其有所不爲者耳

若一一倣他人爲之又安取於誦法聖人耶孟子於義利之關抽刀立斬淋漓作兩截矣千古痛快之第一手乎宜其上配孔子而稱孔孟萬世莫之能易而孟子當時尚亦姑舍是於顏閔矣又安可以輕議其所造耶至今配食稱亞聖予竊不然此特采宋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之語耳宋儒蓋賢之而尚謂其次亞聖今顏曾思稱復稱宗稱述矣予以孟子之力量尚在三聖之右宜稱功聖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何亞之云宋儒之精神透露者止一康節而千載

無知之者往往止短之曰數康節固嘗比孟子上賛孔子矣試讀皇極之書之大體豈他儒可方駕耶

廣莫違教揄祉學諸生

揄祉縣試目爲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此本喪邦之一言聖人姑就其語而導之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此善字勿太賛此非與王之嘉謨益驕主之偶中於事理者也其偶中之事理適成其獨行之志耳語語必點此意諷刺之乃爲得解爲文者竟直賛之矣殊未當況朝廷之善令雖自朝廷行之原不自

人主之先發啄爲謀府其公論寔出之滿朝與通國而後執兩端用之者卽君言之善亦奚取於莫違而姑云倘其善也亦尚無害耳聖人化工之口所以形容自是者之心予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國人莫敢矯其非詩云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匪乎諸生以予說退而再訂其所爲文

廣乾坤父母教　潞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易試目爲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先天圖雖未特表乾坤然玩其象則六子在乾坤之腹中矣後天圖特表之以父母益文王之立卦與兩生四四生八之義又別文王益先以一乾卦爲主乾三畫卽三才之謂也坤已在其內矣人道與天道合法乾道而君子之事畢矣坤者乾之配之變也效法乾者也坤三畫而六之六之者其三卽乾之三而坤

受其氣於腹中者也已合三才之陰陽柔剛仁義而
並具之乾之未交於坤已具有孟仲少之三氣是震
坎艮已含於乾體中一交於坤則坤之中有乾與坤
之氣焉故六之也其六之也若無論坤得乾而三男
已受氣然乾得坤而三女亦授之於坤矣此坤之畫
三而六其數也者又六子之家也故曰成象之謂乾
效法之謂坤其在易則乾坤有父母之象其在世則
天地有父母之實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男女之形
若天地分成之然本乎天者 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

形地之屬性天之屬也性本乎天故聖人之精神陟
乎天形本乎地故聖人之功業附乎地然人以蕩蕩
蒼蒼者名天以山川丘陵者名地而不知天之寔有
上帝以統天不知地之寔有后土以統地天有紫微
焉天之中也是謂 帝座地有崑崙焉地之中也是
謂后宮大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寔乾父坤母之嘉號而可以悟 上帝后土之
實矣周穆王西陟之崑崙中州之所謂崑崙者也其
所賓之西王母得奇氣而長年竊王母之號者也王

母者大母之稱也猶言衆母之母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然則衆父之父非　上帝而何衆母之母非后土而何今世俗之口不知其所以然若以王母爲　上帝之匹者此直所謂坤元之母與冒闢地中之有崑崙在西北之腦又習聞大地之有后土主地中則浪以西極之山之奇人而當之儒者誚世俗之誕以蒼蒼漫漫者視天地直謂之茫無主而於易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者特以文字目之耳此可謂之知天地之化育耶易也者所以發天地之房示人以三才之蘊者也然則衆父之父則寔有天之泰元衆母之母則寔有地之媼神不但天子之父天母地者不敢一日而不奉天而五輩之畏且樂以事天者果可如先儒之敢於無天無　帝無鬼神耶然西銘之篇道仁孝寔妙契乾坤之蘊正可爲此條註脚

廣月星風雨教潞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書試目爲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既甲乙其藝而廣

教言

昔者孔子既没門人以有若似孔子而師事之因請於有子曰夫子嘗出而命揆雨具已而果雨二三子請其故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夕葢月離畢他日月又離畢二三子復請爲雨具夫子曰毋已而弗雨則何故有子不能應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於此作歇後語不明暴其解而

楊用修則補之曰夫子當時云向益月離畢之陰故雨疇昔益月離畢之陽故不雨夫月之從畢而雨從箕而風尚亦有陰陽之異而應或舛此一條可爲註脚天之陰陽有定而地之陰陽無定地陰陽以山川者也山南謂之陽山北謂之陰水北謂之陽水南謂之陰大地之形山益北而水益南水之南則近於蠻山之北則近於狄矣水之北山之南益中國也是以稱陽焉所以放馬於華山之陽益謂今雒南諸邑而謬者以華陰當之天以北爲陰以南爲陽故斗衡於北而日行於南日月星辰見於南而隱於北昴胡星也在北而稱陰畢華星也在南而稱陽人之目前全見側半見後全不見者法天之陰陽也故佛氏謂目止八百功德不克一千二百聖人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以道主靜視思明以道用世則聖功之全矣而人道又以中國爲陽北狄爲陰然太南則爲水之南而爲蠻亦不可謂之陽者人兼天地而處其中也斯亦洪範皇極之義也

廣懲忿教潞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詩試目爲予其懲而忿後患莫予荓蜂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雅之有小雅以別體風雅旣殊調矣而雅體之與風近者則謂之小雅在小雅之以小名篇者四焉旻天疾威則謂之小旻宛彼鳴鳩則謂之小宛弁彼鸒斯則謂之小弁明明上天則謂之小明四詩者皆雅之變者也大雅之正者則明明在下謂之大明雖以別於小而此詩之結句亦云會朝清明其以爲周代商

之際天下大明於此乎其變則有旻天疾威謂之召旻不稱大旻而稱召以此詩之末章追懷召公之辟國因以著戒葢云召公與旻天合若旻天者獨爲召公之天耳遂以爲大雅之卒而大明之詩寔繼文王之篇爲雅首篇次葢聖人有意焉於其間矣至頌獨於予其懲而毖後患之詩則謂之小毖蘇氏所謂欲謹之於小者也其命篇不苟矣易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君子亦然天之懲人君也嘗以小其不知毖也而大懲之則不可爲矣然則小弁之詩亦安知不

追憾其禍之自小而大遂不可救也而爲之戒成王四詩至此篇始談管蔡武庚之變而知憂知懼之情千載如新矣是時也邑姜想已繼武王而殂不然倘國母有邑姜之賢而何至少主見疑於周公耶漢昭帝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而成王時召畢盈庭乃不能白周公之心使借感於風雷耶無乃遜漢昭乎而周公往時所謂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而撻其子者猶幸成王之蚤得與於學也而能爲无咎之悔故敬之之詩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詩三

百篇止此一學字而書有周官爲成王所作者亦曰學古入官自唐虞以來不言學至高宗始言之而傳說因申言之自文武以來不言學而言之者成王然後知學之一字周公所以教成王其望之以高宗乎茲所謂學而知之者耶至孔氏而學遂爲萬世之綱領讀詩書得不潛思於商書周頌間耶

廣稅甲教洛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春秋試目爲初稅畝宣公十有五年二月作丘甲成公元年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公羊子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穀梁子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胡氏曰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

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
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按此則魯之法周制爲用徹
至宣公始廢之徹與藉貢皆什一則宣公之取民益
踰什一之外不止如穀梁之所說矣至哀公則二吾
猶不足三家分據而魯日削非專以敵國外患之所
致也又四年而爲成公之元年二月葬宣三月即作
丘甲左氏曰爲齊難故作丘甲胡氏曰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
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

也周制二十五人爲一甲三甲七十五人爲一乘之
數益四丘爲具一乘也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也見
益兵而數增三之一也嗟乎魯不能以禮裁三家而
加稅不能固人心以獎率之而益兵其於富國強兵
不已疎乎春秋之義尚始故曰春秋有五始然以元
爲大元之爲言始也仁也易稱乾始又曰體仁書初
書作譏始也不仁之始春秋以爲戒執古以按今當
其開採四出稅使繼之民疲已二十年而遼陽一役
又計畝而加稅夫計畝而加稅者又有說山谷之邑

窮崖險澗牛羊之所不牧處皆有稅請蠲不可請減不可請灑請均又不可已不堪而爲逃戶戶逃而稅不可罷里甲人包之矣拖不可追吏與民之病俱共加之也又巨邑之膏田等此其所以不平也況邑之大小不在畝之多寡在地之饒磽小邑者畝嘗多而磽故加稅則巨邑之受病尚淺而小邑益蹙矣兵宜求之諸邊而徵其軍需於諸邑以解邊使爲募補而司馬氏則邑邑派兵邑邑派兵則家家泣逮出之子無罪而獲戍亦非法之平也即收其邑之不馴子弟以應募然市人耳又不可以戰天下之大勢重中原中原者今之北五省是也國家都燕則北省之拱護近而派兵盡出於北中原之擾則亦司馬氏之種害無孑遺也

廣后嬪示潞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禮記試冒爲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旣甲乙其藝而廣教言

天子一位一生三爲三公又三之爲九卿又三之爲二十七大夫又三之爲八十一元士此之謂外官百二十而下此則中士之屬矣后一位一生三爲三夫人又三之爲九嬪又三之爲二十七世婦又三之爲八十一御妻此之謂內官百二十而下此則妾之屬矣周禮止有六卿而成王之周官則有三公三孤蔡

氏以爲周公之書草創而未行耳殆不然三公者六卿之兼官也召公自武王時爲太保而成王顧命時太保奭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豈非三公兼六卿耶詩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是非以太保兼冢宰耶而宋羅願之內宮問則謂夫人諸侯之妃耳無所謂三夫人殊不然夫諸侯之貴者曰公而天子之下有三公公侯之妃曰夫人可謂后之下無夫人耶羅氏據周禮振之曰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而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又引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衣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衣服則冠服亦無所謂夫人者此泥於經文而不知制者也三公官不必備雖其人三公既六卿兼之矣愚以爲三夫人比三公亦官不必備惟其人亦必以九嬪兼之也羅氏不知內官之有兼官而遂謂其無則禮之所謂三夫人豈鑿空杜撰爲此說耶九嬪掌

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九御者即八十一御妻也一嬪統九御是以稱九御也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凡祭祀贊世婦女御葢即所謂九御妻者耶其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身既屬於嬪矣又何掌是所謂有妻有妾葢或一御妻必有妾爲之副與而他如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則或在妾之列或在妾之外又有等而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illegible]之事齋所謂嬪婦者妃嬪與二十七

世婦耶世婦則掌女宮之宿戒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盛盛其所謂六宮者先儒以爲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葢天子有六卿於外后有六宮於内嬪雖九而嬪之大者有六焉以視六卿爲六宮之長其三嬪則在六宮之外矣葢虞有九官周有六官而禮又稱九卿九嬪寔兼法虞制者也先儒云九卿謂六卿及三孤也并三孤而列之則九合之則六如今之都通大也都察

院次正卿而通政大理次亞卿亦倣虞周爲之者羅氏則曰六宮之寢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寔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九嬪之屬寔分處焉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愚疑既以六宮當六官六官即九卿則六宮不即九室乎九室蓋總括之名六宮殆九室中之大者與如九列之有六卿也舉其大則稱六宮合其全則稱九室如今大則稱六

部合則稱大九卿也其御叙之法先儒以爲卑者先尊者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一徧蓋以后當望而踰十六又自后遞降以至晦也楊用修非之以爲豈可一夕九御女乎是不然所謂九人當一夕者夕止一御其八人遞及之蓋百三十有五日而始徧耳然羅氏之說又別以爲夙夜在公其貴者也抱衾與裯其賤者也天子之后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

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其說亦得尊后之體矣但謂世婦周禮不稱御叙似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則不可知矣姑據此以推愚謂當即九御之既長者進之爲世婦遂不復御耳然不可謂以先世之女御爲內官也是九御有時而爲房老而九嬪之貴則終御不替所謂與后俱至者其媵婦之貴者也以防妬其然乎

廣聖主賢臣教潞安府等三十三學諸生

論試目爲聖主得賢臣頌既甲乙其藝而廣教言頌容也所以形容盛德者也然古之人頌必以諷虞則咎繇有賡載之二歌以繼喜起之庸作商頌則詠武湯武丁曾子獨喜歌之周頌三十一篇太半出周公手善頌者繼之文武成康之功德斤斤如也其報賽農功謂之豳頌宣王中興則吉甫作誦孔碩肆好穆如清風古之人所貴於文章詠歌者謂美盛德之形容以示後嘉前休而勸來茲而虞則皐陶之詠歌

在夔之搏拊鳴晟之右周之所以監二代則周公之才之美禮樂文章之郁郁爲善鳴者之冠而國體龍光矣然天既生堯舜文武則必生稷契召畢生稷契召畢則必生皐陶周公漢之盛則有枚馬淵雲之善鳴枚叔嘗諫吳王端人而有雅鑒故其七發十九首皆賦詩之可諷可歌者相如之子虛上林曲終亦奏雅大人二作可謂大雅思文王矣長門諫獵有小雅國風之感焉子雲之甘泉羽獵長楊皆善諷而王子淵之洞簫周一頌宮人皆習之可謂房中之樂矣四子

講德天答皇章而人瑞明孝宣見其作而命爲聖主賢臣頌中宗之賢幾於周宣矣而此頌之信文王以多士寧者即烝民崧高何啻雖不敢上方皐周二聖之手裁然於吉甫豈遠焉而其後如孟堅之賦兩都極都邑之麗觀乎子之詠四愁託君臣之雅契唐則韓柳之筆幾於兩漢淮西之平韓子作頌柳氏作雅茲又江漢常武之再作與宋既不中興而此道亦寥寥矣試覆讀漢唐之雅什詎非虞周以後之希聲而世以文士爲無補嗟乎使廟堂之上皆閣筆而不能下

即常日月而閣麒麟又誰與之藻綴雅頌豈盛世之
細務况吉甫之才未嘗不伐玁狁何必方叔召虎韓
子勇奪三軍之帥居然文武憲萬邦之吉甫矣然則
文中子之續詩書當不踰而可徒以金馬碧雞之使
節短文學夫子之容